



遠源古韻

半空紫氣下青牛
一片碧波飛白鷺



第六章失

老子传（第六章）

失

自拉锯战争开始以来，一些没有卷入是非之争的官员（文官较多），不再到王宫里，而是躲在家里，关起门来，不敢露头。老聃先生开始是冒着风险，坚守在守藏室里，一面守卫，一面继续做些必须做的业务。后来局势越来越紧，越来越乱，他就和大纪、小纯一起，将守藏室门上又加两个门搭、两个门鼻、两个笨重的大铁锁，这样，一并用三个大铁锁将守藏室门牢牢锁上。继而，将一些无法停止的必做之业务拿回自己去，关起门来继续干。虽然如此，但是他总不能安下心来，因为他的一颗心总是割也割不断。地系在战争时局的变化，周朝社稷命运和前途以及守藏室内存放着的那些书上。

老聃先生越来越不放心，后来发展到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于是就和大纪、小纯一起组织几个能够为他们保密的最可靠者，连夜将守藏室里所有图书和典籍搬往王宫深处一所最难发现的密室，在坚固的铁门之上又加两道门搭、门鼻，用手指粗细的铁棍穿入门鼻，砸弯砸死。接下去，又将另外三所密室也用同样的办法将门上四个铁棍砸弯砸

死。
这样，除了老聃他们几个参与搬迁书籍者之外，别的人谁也不知道图书现在在哪里。因为
密室很难发现，即如发现密室，几个密室门上同样都拧着铁棍，也很难知道哪个室内
藏
有典籍。

这天，老聃先生正在自己家里考查资料，王子朝所投靠的尹固的军队忽然之间打回
洛阳。

一群黑衣兵士涌入王宫，走进东跨院，来到守藏室门口。

一个大个子兵，举起铁锤，开始砸锁。

站在这群人后头的两个领头的，一个是武官模样，大高个子，英武雄壮，一双剑眉

之下长两只炯炯的灰眼，此人名叫南宫嚚；另一个是文官装束，个子比南宫嚚略低一些，

身穿蓝衣，腰系黑裙，头上扎一方蓝褐色的扎帕，此人就是召氏族人，名叫召悼。

指挥砸锁的南宫嚚见大个子兵士没将铁锁砸开，回过头来问那站在他身后的召悼：

“守藏室是否就是这个地方？”

“是这个地方，就是这地方，一点不错。”

“砸！狠劲砸！”南宫嚚转过脸去，下大决心地对大个子兵说。

大个子兵，高举铁锤，圆起眼睛，狠狠咬着牙齿，用力猛砸一锤，大铁锁被砸开了；

又一锤下去，第二把锁也被砸开。第三把锁是个特号的大铁锁。那大个子兵照着这第三

把锁猛砸一锤，铁锁晃了一下，仍然牢牢地停在那里。大个子兵见大铁锁十分顽固，一

下子火了，他更狠劲地咬起牙齿，将铁锤举得更高，用尽全力往底下砸去，“咣！”的

一声，铁锁仍然牢固地停在那里。他往后退了一步，更高地举起铁锤，接着往前猛上一

步，煞着身子用尽平生之力向铁锁砸去，结果还没砸开。南宫嚚看不上去了，他上前一

步，接过大兵手里的铁锤，狠狠地抡起！狠狠地砸下！只一下，铁锁被砸得又歪又扁，

乖乖地为他而开。

南宫嚚、召悼随着蜂拥而入的兵士们一起走进守藏室内，见这里只剩三间空空的屋子，

心里猛一松劲。

南宫嚚一下子火了：“他娘的！这书籍都运哪里去了？”

“定是那个姓李的征藏史出的主意。”召悼转动着眼珠说。

“走！找他去！”

一群兵跟随南宫嚚和召悼走出屋子。……

老聃先生家里。三间房舍之内。小纯正在修理一卷破烂竹简。老聃先生不在家，一

他是到一个邻居家里还东西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从屋外进来三个人。他们一声不响地站在地上。前面的那个是南宫

嚚，腰里挂着一把剑；后边的那个是召悼。站在召悼身旁的一个带剑的卫兵，就是刚才

那个用铁锤砸门的大个子兵。

小纯突然见他们站到面前，吓得心里一凉，紧接着是躬身站起，向他们拱手让

坐。
他们既不落座，也不理睬。“你在这里干什么？”南宫罍说，“你家里人呢？那个姓李的征藏史呢？”

“我不是他家的人，我是李征藏史的一个助手，叫小纯。”

小纯诚实地对他们说。

“快对我们说，你们把守藏室里书籍运到哪里去啦？”南宫罍翻着白眼问小纯。

“我不知道，我不，不，我，我不知道。”小纯看出了他们的来意，由于心中害怕，说话开始慌乱了。

“不要骗人，你这年轻人，你不知道谁知道。”召悼说。

“我不知道，这我，我不知道，我家先生知道。”单纯的小纯，由于年轻，而且有点幼稚，在慌乱之中自己不由自己的将责任推给了老聃先生，想了一下，感到十分后悔，心里说：“我为啥不说书被敬王弄走了呢？我为啥如实地对他们说呢？为啥说我家先生知道呢？”话已出口，无法挽回，这怎么办？他心里开始气恨自己，接下来是将这股气恨转向南宫罍他们。

“你家先生到哪去了？”南宫罍说。

“不知道。”

“给我找回来，你快给我把他找回来！”

“不知道！叫我上哪找他呢？”小纯开始别上了。

“给我找回来！不找回来我就给你要书！快说，你给我把书弄到哪里去了？”南宫罍开始发怒了。

“说一个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杀了我，我也不知道！”小纯一下子挽到死处，再也不愿回头了。

“不说不行！不说我就是杀了你！”南宫罍两眼一红，暴怒了，“拉出去！给我拉出去！拉出去问他说不说！”将目光转向身后的那卫士。

大个子卫士“嗖”的一声从腰里抽出剑来，一步跨向小纯，伸把抓住他胸前的衣服，一下把他掂个离地，连拉带提的将他拽出屋门，拖到那簇绿竹旁边，用剑尖对着他的喉咙说：“你把书弄哪里去了？说不说？不说我就宰了你！”

“不知道你叫我咋说哩？你宰了我，我也说不出来呀！”小纯声音很大，而且带着哭腔说。

“说！不说我就是宰了你！”那卫士大声吓唬说，“你们把书运哪去了？……你们刚才说你们先生知道，你要知道书在哪里，就快说出来；要不知道，快叫你们先生回来！”

你们先生上哪去了？快说你们先生到哪去了？”

“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上哪去了。”小纯说。

“不说不行，不说我就宰了你！”剑尖子在他喉头嘴上一晃一晃的。

“我不知道你叫我咋说哩？我真不知道，真不知道哇！”小纯带着哭腔说。

“说不说？不说我真宰了你！”

“放开他！请放开他！”老聃先生大声说着，慌忙从大门外边赶过来，“迁书的事，

他不知道，我知道，请您快快放了他！”刚才，南宫噩他们进展，向小纯追问老聃，家

人赵平和其他几个仆人赶忙翻墙出去，到邻居家家里告知老聃先生，要他牢牢隐藏，千万

不要回家，后来听说他们要杀小纯，老聃先生就不顾一切地跑了回来。

老聃先生向那兵说了一些好话，让他把小纯放走。接着，他又和颜悦色，谦恭礼让

地将南宫噩他们“请”回屋内。召悼为了保持虚伪的文明假象，使个眼色，让大个子卫

士从这里离开。

大个子卫士走了，屋里只剩下南宫噩、召悼、老聃三个人。老聃先生以礼相待，向

他们热情地打着招呼，“请”他们坐下，将两杯竹叶青茶在他们面前倒好，然后笑哈哈

地在他们对面坐下。老聃先生此时外表自如，内心着实有点紧张、有点害怕，他想，

“周之典籍，如要从我手底下失去，这是我的千古之罪，对不起社稷，对不起祖先，对

不起今世，也对不起未来之人类，甚而连自己多年的苦心劳作都对不住。我必须下决心

将书籍保住。然而，面对这种情况，要保书籍，是十分危险的，我和小纯都已经说出我

知道书籍搬迁之事，话已出口，无可挽回。我如若不向他们说出藏书之处，眼下他们手

握生杀大权，可以轻而易举地将我杀死；如若向他们说出藏书之处，这是我的失职，我

的罪过，这样我会比死了还难受！这该咋办？这该咋办？”说实在的，这一回老聃真被

难住了。此时的老聃先生并不是一个惜命主义者，但也不是一个拼命主义者。他要是认

死不向他们说出藏书之处，豁上一条已不足惜的老命，也未尝不可，但是，如果这样，

他不仅再看不到争位之战的怎样结局，而且，重要的是，他为之奋斗几十年的他认为比

他老命要可贵得多的事业再也无法终结，事业未竟，刀下作鬼，实在于心不愿；他要是

为了保命而将藏书之处说出，让他们将王宫书籍弄走而去任意糟踏，更是于心不忍！危

难临头，说也不好，不说也不好，无奈，他只好运用一种特殊办法去和他们周旋，来一

个晓之以义，明之以理，苦苦劝说，如果能够周旋过去，那就谢天谢地，如果不能周旋

过去，只好一命交给老天。想到这里，他笑了，向着来客笑了。

“李征藏史，你可能还不认识我们，我，姓召，名悼；他，姓南宫，名噩。我们同

在新天子三殿下足下做事，同是新天子亲口任命的官员。”召悼开始自报家门说。

“召大人，南宫大人，好，好，卑职李聃久闻二位大名，十分景仰。”老聃先生拱

手点头，谦谦相还。

“李征藏史，我们今日来此，别无他事，而是想请你将藏书的地址告诉我们，我们

想将典籍予以移动。”召悼直接将心中意旨向老聃说出。

“移动典籍？移哪里去？恐怕这样难免有不当之处吧。”老聃先生态度谦和，慈

祥地笑着，委婉地否认。

“咋个不当？”南宫罍睁大眼睛看着老聃。

“是这样，”老聃先生生态色更加和美，“守藏室之典籍，是咱祖先留给咱们的宝贵财富，是价值连城的文化珍品，是咱大周天子的心中之爱。天子将守藏这些珍品之使命交付予我，是已故天子对我的信任，是将来继位的天子对我的信任，也是天子之臣召大人和南宫大人对我的信任。天子及天子之臣将‘守藏史’的头衔恩赐给我，是要我把守藏室典籍看得比命贵重，要我好好守藏，不要失职，要我象保护社稷和天子之心那样的进行保护，要我在年年月月——特别是战乱年月——都要象保护生命一样去保护它们。既然如此，我就要尽心尽力，忠于职守。我不敢失职，失职就是犯罪。我若失职，是天子的犯罪，是对社稷的犯罪，也是对天子之臣召大人和南宫大人您的犯罪。我若失职，不仅愧对天子，愧对社稷，而且也愧对天子之臣召大人、南宫大人。”

“说恁些，还是一句话，你是不愿意把藏书地址告诉我们哪！”南宫罍说，“那时要你守藏典籍是天子的心意；这个时候要你说出藏书地址，让我们把书挪走也是天子的心意。因为将来继位的新天子必是我们的三殿下，我们是三殿下的命官，所以我们来挪动书籍算是天子的心意。你问我们挪哪去，我们爱挪哪挪哪，挪哪都中。我们是往京邑（开封）挪，眼下京邑是周朝的京都。我们不放心，怕书丢了，所以先把书挪到京邑去。以后周朝京都再挪回成周（洛阳）的时候，再把书籍挪回来。好啦，不说啦，快把藏书的地址说出来吧。”

“南宫大人将问题这么的去看，卑职李聃仍然不敢苟同。”老聃先生仍然笑着，而且笑得仍然又和又美，“听大人方才之言，大人是怕书籍丢失才来挪动，这个请大人放心。因为卑职曾下决心尽心尽力，忠于职守，情愿以自己生命去保护典籍。再者，眼下书籍不会再有什么闪失。所以大人不必再有对典籍不放心之处。方才大人说三殿下久后必然继位，既然三殿下必在周都成周继任天子之位，当然他对我在成周的忠于职守，坚守典籍，必然十分欢喜，因为他继位后，典籍俱全，对他大有用处；典籍失去，对他会是大的损失。如若现将典籍从成周挪至外地，兵荒马乱，一是极易丢失，二是周之典籍，象逃难一般地运往外地，很不雅观，并且会给将来三殿下继位造成不祥之兆。如要运往京邑（开封），现在京邑只是三殿下临时登基之处。因为眼下二殿下也立有临时登基城邑。如若现在就将书籍运往京邑（开封），将来三殿下在成周（洛阳）正式继位，还

得把书再从京邑运回成周。这样来来往往，只能白费力气，而且路上会出闪失。如若将来要将京邑定为周都，眼下移书仍不必要，因为，等到正式定都之时，再往京邑运送书籍，也不为迟。”

听老聃先生说到这，南宫嚚一下子火了，他两眼一瞪，从座位上站起来说：“少讲恁些月白理！你给我把藏书的地址说出来！我要你给我把藏书的地址说出来！不说不行！不说我就杀你！”

老聃先生见南宫嚚蛮横无理，丝毫不听他委婉的好言劝说，还连脸也不盖地直接用杀来威胁他，心中也很气愤，心想，反正不行了，只有豁上了！虽然如此，但是，他仍然还是控制住自己，努力使自己保持着平静。他平平和和，但是底气十足地说：“既然南宫大人你这样说，卑职李聃我只有以身殉职了。为了社稷，为了新天子，为给三殿下保全典籍，我这条老命是死是活都没有啥。不过，当着两位大人之面，我得把话说个明白。南宫大人要想杀我，易如翻掌，倒不值啥。然而您就是把我砍成肉泥，也不会对大人有益。不仅无益，而且坏了大人一世清名。因为，大人将我杀死，今日、明日，以至久后，再也无法从我嘴里得知藏书之处；大人得不到书籍，又白白落个杀死周天子柱下史和守藏史之名，让后人千年万载说长道短，等于卑职用一条不值钱的老命玷污了大人的名誉。再说，将来三殿下正式登基，找不到典籍，心中着急，追究责任，也会怪罪大人。大人一心为了英明君主，而又得罪英明君主，好心好意，反倒招致灾祸，这就叫做事与愿违。一失典籍，二招灾祸，三落恶名，大人实属好大的不值！明知大人会有不好的结果，眼睁睁看着不向大人说出，故意去让大人遭害，卑职李聃也不忍心！”

“你，你！我！我……”南宫嚚听老聃说到这里，一手摸剑，外表发怒，但是心虚嘴软，一时弄得恨不抹脖子。

召悼见南宫嚚陷入尴尬境地，赶忙出来圆场，急忙搬梯让他下楼，“李征藏史，不要误会，不要误会！我们，我们，说实话，我们可不是要杀……要，要，可不是要，我们没那意思，没那意思。我们是故意唬唬你，看你是不是真能将典籍保住。能保住，我们放心了，放心了。南宫弟，咱走吧，走吧。”赶快站起来和南宫嚚一起走了。

当他们走到老聃先生家大门外边的时候，召悼眨巴着眼睛对南宫嚚说：“他这样的人不能杀！真不能杀！只能吓唬一下。吓唬不住，能有啥办法。我看咱们只有偷着干了。”

“奶奶的，咋碰上这个老顽固！”

……

南宫噩他们走后，老聃先生急忙跑到小纯家里。用好话将他安慰一阵，要他不要害怕。

“不害怕，先生，我不害怕。”小纯说。

“你快把大纪叫来，我有事要和你俩商量。”

“好吧，我这就去，”小纯说一声，抽身走了。

半个时辰之后，小纯领着大纪，喘呼呼地从门外走来。

“先生，有什么事？”大纪一进门就问老聃说。

“情况不好，我看咱们的书籍很难保住。”老聃先生说，“咱们是不是将书籍再往

别处转移一下，例如转往偏僻的不会引人注意的农家住所。”

“不中。晚了。”大纪说，“恐怕不转移便罢，一转移反而招致更多的麻烦。”

“那咋办？”小纯说。

“让我们商量。”老聃说，“好好商量商量。”

……

就在老聃去找两个助手商量办法的同时，王宫之内一群兵士正在南宫噩、召悼指挥之下大搜典籍。

他们将王宫之内许多房门一一打开，将屋内角角落落一一查看，全未发现典籍的影

子。他们继续搜查，在院中之院发现两所背静的屋子。两所屋门之上都用铁棍砸弯砸死。

他们用大铁棍别，不管怎么样别，就别不开。他们抬来一根木梁。十多人抬着木梁往门

上撞。咣！只一下，将门板子给撞了个窟窿。几个兵士从窟窿里钻进屋去。里边空空，

一无所有。

他们又去撞那第二所房上的铁门。咣！没有撞开。咣！咣！还是没有撞开。他们火

了，又增加上三四个人，一个个紧咬着牙，火暴着眼，用力往门上猛撞。咣！咣！只两

下，就将门搭撞断。铁门大开。他们进屋一看，又是一无所有。

人们泄气了。南宫噩恼羞成怒，火暴着眼大声喊：“不要泄气，继续搜查！查！给

我继续搜查！不许泄气，我看哪个泄气？！”

兵士们开始进一步搜查。他们从院中之院跳过墙去，发现一个没有进出之路的密院。

这里有好几所背静的房屋。房门用铁锁锁着。其中有两所房屋都是铁门。粗大的门搭门

鼻上盘着拧弯的铁棍。一群人将那木梁从院墙上边搬了进来。他们抬起木梁就往铁门上

撞。咣！咣！咣！一连三下都没撞开。

咣——！他们用尽全力，还没撞开。

他们把院墙扒开一个豁口，接着将墙推倒一丈多长。他们又抬来一个两个人合抱只

能对手指头的大树干。接着，他们几十人抬着大树干，照铁门上猛撞。咣——！“轰隆”

一声，铁门连着门框，连着前墙，全被撞塌！这一下，被发现了，一个屋里摆放的全是

竹简、木简、麻布、帛绢的典籍。

他们喊着，叫着，更大的一群兵士走来。他们扛的扛，抬的抬，来来往往象蚂蚁行

雨一般，霎时间周之典籍几乎被全部弄走，只剩一些他们认为无用的东西，扔到地上。

他们将典籍装了几大军车，挥鞭赶马，扬长而去。

老聃先生听说之后，十分惊慌，当他急急忙忙赶到这里之时，典籍已被他们运走了。

此时，晋国军队从京邑（开封）方向往西推进，接着占领了成周（洛阳）。文公尹

固和召盈率军往王城（陕州）以南撤退。就在这个时候，召盈背叛王子朝，将住在他们

军队之中的王子朝赶走。王子朝、尹固、南宫嚚、召悼带领人数不多的随从，坐着拉有

周朝典籍的马车往楚国方向奔逃。他们打算把这些珍贵的典籍献给楚王，以讨得他的欢

欣。

这时，背叛王子朝之后的召盈，把逃难中的敬王迎进王城（陕州）。接着，召盈在

王城（陕州）与单旗、刘卷立下盟约，他们焚香叩头，对天许愿，从今往后，结为兄弟，

紧密团结，一致对敌。

也是这时，尹固从去楚国的路上逃跑回来，打算向王城（陕州）的敬王投降。晋国

的军队开进王城（陕州）。晋顷公派将军荀跖把敬王姬鄩从王城（陕州）接往成周（洛

阳）。晋国军队发现逃回的尹固，将他抓获。接着，晋国军队留下一部分兵力保卫周朝，

其余军队回国。周王朝争位战争暂时“结束”——告一段落（战争的余波，还在进行）。

接着，时间的脚步跨入公元前五百一十五年。这年老聃五十七岁。这时，掌握朝政

大权的单旗、刘卷，根据战后新的情况，根据战争中立功大小，对朝中官员重新作了人

事安排。派上用场的留下，派不上用场的可以自动回家。老聃先生因失去典籍，没配职

务，就自动回到家乡曲仁里。这时，他的儿子李宗已从沛地亲戚家里回来，成家立业。

老聃先生在家没有事干，也没动笔去写东西。因为此时王子朝已逃楚国，战争还在边远

地区进行，周朝争位之战还没彻底结束，他要睁大眼睛从家乡往洛阳盯着时局的发展，

要看战争怎样彻底结局。

两年之后，时间到了公元前五百一十三年。老聃五十九岁。这年，秋冬之交的一个

上午，乌云退去，天气晴朗，东周王朝的又一个正式天子周敬王处理战犯之事正式开始。

只见此时之敬王姬匄，头戴平天冠，身穿褚黄袍，团面眯眼，三缕清秀小胡，文文

静静，沉沉稳稳，依然保持着以往他那含藏不露的内向特色。他在正殿龙位之上坐稳之

后，看一眼坐在帘内的单旗、刘卷等以及帘外的一些朝臣。单旗、刘卷，锦衣玉带，面

带威严。黑衣卫士拱护，龙凤日月烘托，金銮正殿显出一派庄穆。

正殿外面的台阶之下，一行跪着三个一色黑衣、身被五花大绑的罪犯，一个是尹

固，一个是召盈，另外一个年轻些的是原鲁的儿子。他们披头散发，满脸青黄，个个吓得面无人色。站在他们身后，用手牵着法绳的三个身穿黑衣的杀人的刀手，手里都端着锋利的齐头大刀。

正殿内，竹帘以里的周敬王，将一卷写有黑字的黄绢（圣旨）展开，递给单旗。单旗接旨，略略施礼，随将旨转交给了坐在帘外的一位负责主斩的官员。

主斩官走出正殿，站在台阶之上开始宣旨：“万岁有旨！查尹固等战争罪犯，助朝贼争位，燃战争烈火，毁我社稷，杀我臣民，罪大恶极，王法难容。为惩一儆百，安定社稷，朕特修旨，将汝等予以处决。尹固、召盈，虽系作恶之后自愿反正，然而出尔反尔，奸猾难靠，诡心莫测，亦不可留。其余罪犯，须处决者，可随尹、召等犯一并，同斩于市。钦此。”

宣旨一毕，主斩官就和刀手们一起，将尹固等一并押解市曹。

此时，天子退朝。朝臣离去。作为监斩官的单旗，走出正殿，步下台阶，行至午门外，坐马车往市中心而去。

成周洛阳市中心的十字街口旁边一个场地之上。男女老少，数千之众，拥挤在这里。他们紧紧围绕着一个临时堆筑起来的大土台。土台上，桌案后面坐着主斩的官员。两旁立着拿枪带刀的黑衣卫士，一片杀气肃穆。土台下，人圈之中，一并跪着尹固等三个罪犯。

与此同时，三个刀斧手牵着另外三个要随之出斩的被五花大绑的黑衣罪犯，分开人群，从外边走了过来。他们要他们三人和尹固他们一并跪在地上。这三个人，一个是满脸鬃草胡子的壮年人；一个是瘦瘦的青年人；另一个，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你只要稍稍留心，略加辨认，就可以认出，他就是那个盗剑杀舅，机巧善变，具有极大智能的高申佳。

高申佳在盗取清泉宝剑、借取舅父头颅之后，就直接跑进刘卷老营，开始以大机大巧和“大无畏的气概”向他敬头献剑了。他向刘卷生动地叙述了为报效大周社稷，为做到给敬王天子曲线型的效劳，为保住他最尊敬的刘公心爱的清泉宝剑，在他的最要好的朋友万彘鹤部即将被敌人全部砍杀以及万彘鹤被敌人一刀砍死，清泉剑即将落入敌手的时候，他高申佳如何如何想出办法，如何如何把杀死万彘鹤的敌人杀死，如何如何夺过清泉剑，假意投入敌营，如何如何冒充万彘鹤是他所杀而骗取了南宫极的信任；叙述了他为保住清泉剑，为使宝剑重归刘公麾下，在敌营他如何如何应付敌人，如何如何忠于

敬王，如何如何人在南宮心在刘；叙述了后来得遇机会，他又如何如何费尽心机，战胜千难万险，盗取宝剑，如何如何以一颗对敬王的赤心而大义灭亲，杀掉刘公所深恶痛绝的贼舅吕奎，如何如何掂头持剑逃回了刘营。在叙述中，有愤怒，有流泪，有捶胸，有顿足，有斗“敌”遇险时的捏着一把汗，有逃回“己”营时的胜利的喜悦。不仅讲述得活生活现，而且还将“情”和“理”发挥到了淋漓尽致之地步，表做得惟妙惟肖，十二分真实，完全达到了以假乱真之地步，将机巧、灵活、敏捷、狡诈、智能发挥到了无与伦比的穷绝的地步，一下子骗过了曾经受过他骗的刘卷，一下子荣升了比原来又高一级的“大官”。没想到刘卷对他这位“真心”的智者没给真心，而且来个委以“大官”欲擒先纵，没想到天让事实一件一件地从他身上暴露，没想到他自己也让事实一件一件地从他身上暴露，没想到他这个大无畏者竟然在无法掩盖自己时自己心虚逃走而被抓获送入监牢。这可能就是：不管做得多绝妙，无法不让苍天知。今日随带将他处决，是刘卷临时决定。尹固、召盈该当处决，他高申佳的行为连战争上的原则都不能容，将他处决，就更应该。他仿佛看见一个很大很大的大网，几乎比天还大，极为疏松，似乎象没有一样，然而特别特别的完整，没有一点漏洞，没有一点残缺的地方。

高申佳浑身哆嗦地跪在地上，他披头散发，眼泡虚肿，嘴唇乌紫，面颊青白，脸上没有一点血色。那大个子刀斧手掂着他背上的法绳，把他从蹲着的地上提起，让他站好，准备应斩。这次斩处犯人与以往的斩处大致一样，所不同的是，以往一人斩杀几个人，这次是六个人要有六人同时斩杀。

高申佳忽然之间来了个一反常态，他不害怕了，一下子由害怕变精神了。紧接着脸上出现凶狠的狞笑了。这可能是他生命最后一刻他那智能中的机巧的最后一次发挥，他想：“奶奶的！我何必怕呢？我害了很多的人，连好朋友都杀了，连亲舅的头都割了，我就是死了，也一个换好几个，值了，我值了。他娘的×，反正都是一死，我一世英雄，死的时候，也给人留个英雄样子，不能留个怕死的熊样儿！”想到此，他昂起头，瞪着眼，藐视一切地笑了。

这时，监斩官单旗来到土台子上坐定。主斩官宣布了尹固等三人的罪恶，让刀斧手做好开斩的准备。

高申佳见人圈里边站着来看出斩的表侄大纪，突然间似乎是精神焕发。他用目光和下巴一勾一勾地，小声唤大纪到他跟前来。大纪害怕地走到他的面前。高申佳说：“表

侄，我想起了李聃那老头子说我的话，不知你忘了没有？”“忘了。”大纪说。

“我没忘，他说我死到智能透顶上。我从他那憨笑的眼神上看他象个愚拙的人。现在我

知道了，他不愚，他有大智慧。他的智慧是真的。他奶奶的，我败给他啦！”大纪心里

说：“你才知道老聃先生大智若愚呀！”

“站好！住口！准备挨刀！”大个子刀斧手拉着法绳向他吼着说。

“你性个啥！挨刀有啥了不起！”高申佳说，“伙计，给我把活儿做利亮些。听见

了吧，我叫你把活做利亮些。”

当开杀的口令传下来之后，大个子刀斧手将大刀高高举起，挥手就向高申佳猛

砍，

可是当刀将要落下之时，他故意将手一轻，杀人刀落在高的左肩之上，只砍了四指恁深

就又提出刀来。高申佳猛一呲牙，肩上的衣服立即被殷红的鲜血浸湿。“日你奶奶！你

故意叫爷受罪，我日你祖奶奶！”他大声向他叫骂着说。大个子刀斧手恼火了，两眼一

红，伸把揪着他的上嘴唇子，“吡啦”一声给他割掉，那里露出一排带血的牙齿。紧接

着，挥刀向着他的脖颈猛砍。随着五个人头落地，他的头颅也同时滚在地上。

那刀斧手啊，也未免有点残酷。他恶归恶。不管他罪恶多大，一刀结束性命也就是

了，另外加那两刀，似乎有点不必。

china.com
中华网 www.china.com

 **华夏网络**
www.cnncn.com

 **明道堂**

 **人民网 people**
www.people.com.cn

 **鹿邑网**
www.luyiwang.com

网络推广 

[本站介绍](#) - [关于我们](#) - [联系方法](#) - [友情连接](#)

招商引资电话：0394 — 7223551 OICQ在线咨询：103174219 邮箱：zw00168@163.com

copyright© 2005 中国老子网 技术支持：华夏网络 备案序号：豫ICP备05010164号